

四
金石遺珠



海口博养村伍氏宗祠古碑

陈白沙寄语门生家族

■ 张雨

孔庙祭祀的从祀，自东汉永平十五年起，1800 多年间配享的先贤计 172 人。万历十三年（1585 年），朝廷下诏以翰林院检讨陈献章（1428 年—1500 年，明代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从祀孔庙，追谥“文恭”。陈献章，又称陈白沙，明代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明代心学奠基者，是有明一代 276 年间，岭南从祀于孔子的唯一大儒，被后世尊称为“白沙先生”。

以陈白沙为中心，并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形成的“江门学派”是岭南学派崛起的重要标志。由于地缘及文化尊崇等原因，明清时琼州府也多有金石拓印，见于记载的有“怀沙亭碑”等。

在海口市西秀镇博养村伍氏宗祠内有数方石碑，其一碑首赫然刻有“陈白沙公序伍氏谱系”字样。经查阅博养村《伍氏族谱》、民国《琼山县志》及府城甘蔗园伍氏后人的百年老谱，笔者从中读到为改变“始祖坟在焉，而族谱失于沧桑”，清代博养伍氏后人伍光辰、伍仕卿、伍衡文三代人“穷其本，溯其源”重明继焰、来矜方遒的感人故事。

雍正十三年（1735 年），伍衡文赴广东秋闱，中乙卯科武举后，肩负祖父伍光辰“谢世者不可贼，远去者不思归”、伯父伍仕卿“补是谱之未详，当亦祖所若所亟待也”的重托，在新会绿围拜祭远祖宋上柱国伍公祠，遍查谱系并“披阅族帙，已得其绪”。

回乡后，伍衡文耗时几十载，终于弄清自伍诩十一世孙由广东新会迁福建兴化及伍宗德以教谕谪于琼籍，“自五世以纪其上，自八世续修其下”，续修族谱。在此期间，被道台德明赐匾表彰“义重维桑”的伍衡文，还发动海南伍氏族人创建宗祠，发展教育。《陈白沙公序伍氏谱序》应是伍衡文广东祭祖续谱后录入海南伍氏族谱，并在建祠时镌刻成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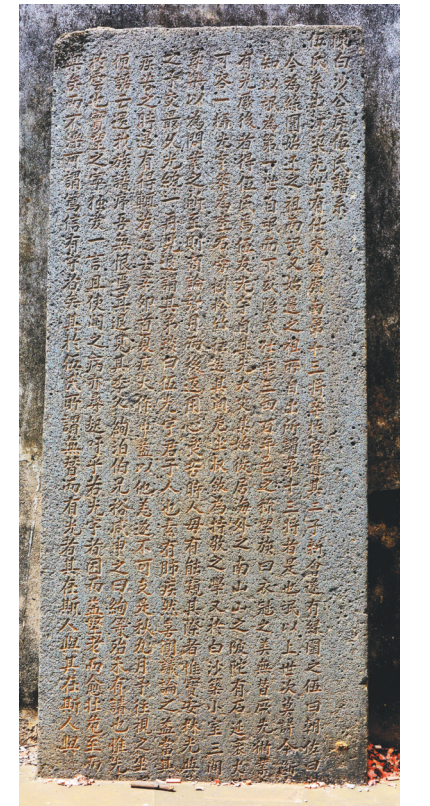
“陈白沙公序伍氏谱系”碑以碑首阴刻楷书为标识，字均 3 厘米。碑身玄武岩石质，长 132 厘米、宽 55 厘米、厚 10 厘米。碑文阴刻描金，字迹清晰，全文 12 行，共 427 字，内容详述了陈白沙为新会《伍氏族谱》撰写的经过。

依碑文记述，这是陈白沙门下弟子的伍云，在病中向前来探视的老师提出为新会绿围伍氏柱国房续谱写序，亦师亦友的陈白沙感念伍云的一片赤诚，欣然写下自宋代伍诩入粤后伍氏家族在新会派序绵延的故事。

依《广东新语》，陈白沙弟子一百余人，以伍云为首。伍云字光宇，新会人，与李子长并知名。

文中还提到，伍云叔父伍恂也是陈白沙弟子，是崖山之战中勤王殉国的义士伍隆起的六世孙，陈白沙曾为其书《永恃堂记》。

尽管博养村伍氏宗祠这一古碑尚不能判定是否为新会原碑拓印，但依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海口市秀英区博养村“陈白沙公序伍氏谱系”古碑。 张雨 摄

文史荟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重修后的三亚崖州古城墙夜景。 本报记者 陈耿 摄

从岛西北到琼北，再到琼南

游走的古崖州

■ 冯步卷 陈有济

唐代宰相杨炎的一首诗：“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让“崖州”之名传遍大江南北。

今天一提到崖州，人们尤其是海南人自然会想到三亚市。三亚地处海南岛的最南端，风光旖旎，历史悠久，在宋代这里就没有崖州。从宋开宝五年（972 年）至民国元年（1912 年）的 940 年间，尽管三亚建置沿革多次易名，但明清时期一直有崖州之名。

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崖州一开始并不在今三亚。也很少人知道宰相杨炎、韦执谊、李德裕等人的贬地崖州，并不在今天的三亚，而是在海口。



北宋宰相丁谓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贬所在今三亚市。图为丁谓雕像。（资料图）

南梁，崖州第一次出现

看似“飘忽不定”的崖州，它的今生前世是怎样的呢？这还得从西汉开始说起。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二郡，共辖 16 个县。珠崖郡、儋耳郡设立至汉昭帝始元元年（前 86 年）的 20 多年间，由于统治者横征暴敛，海南岛土著居民曾爆发过 6 次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西汉始元五年（前 82 年），汉朝被迫调整海南岛上的行政机构，废除儋耳郡，将其辖区划归珠崖郡。汉元帝即位后，海南岛局势再次紧张，当地居民反抗不断。汉元帝听取罢捐之撤销珠崖的建议，于公元前 46 年罢弃珠崖郡，仅设朱卢县，将整个海南岛划归合浦郡（位于今广西）管辖。

罢弃珠崖郡以后，三国、晋、宋、齐、梁几个朝代的政权，虽然对海南岛施加政治影响，但一直处在似统非统的状态。直到南北朝洗夫人出现，对海南进行平定叛乱，安抚百姓，请命于朝设立崖州，从而结束了近 580 年来海南岛时立时废、时合时分的建置局面，使海南岛重新回归中央政权的直接管理，推动中国再次出现大一统。

洗夫人请求设立崖州，是崖州在海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个崖州，位于今儋州市。雍正《广东通志》和乾隆《琼州府志》俱载：“梁大同中，就废儋耳地置崖州，统于广州。时儋耳归附冯洗氏千余洞，请命于朝，故置州。”冯洗氏，即洗

夫人（其夫为高凉太守冯宝），于梁大同年间（535 年—545 年）请命于朝，提议在废儋耳（今儋州）地方设置崖州，梁武帝赐准置崖州以管辖整个海南，领有珠崖郡及义伦、朱卢等县。陈朝和隋朝，崖州一直存在，治所均位于今儋州市。到了隋大业三年（607 年），改崖州为珠崖郡，仍统辖全岛之地，治所还在今儋州。珠崖郡直属朝廷，并督于扬州司隶刺史。

隋代，崖州设立在琼北

隋大业六年（610 年），全岛重新分置珠崖郡（治所在今海口）、儋耳郡（治所在今儋州）、临振郡（治所在今三亚）三郡和十四县。三郡均直属中央政府，并督于扬州司隶刺史。

到了唐代，崖州在海南再次出现，这个崖州，治所不再在今儋州境内，而是位于今海口。唐武德五年（622 年），唐朝在本岛置崖州、儋州、振州三州。崖州，以隋珠崖郡改名，治所在舍城县（今海口市南部）。儋州，以隋儋耳郡改名，治所在义伦县（今儋州市中和镇）。振州，以隋临振郡改名，治所在宁远县（今三亚市崖州区）。唐太宗贞观元年（627 年），在崖州设置崖州都督府，为海南岛最高军政机构，因治所在崖州得名。

唐贞观五年（631 年），以崖州管辖的琼山县置琼州，治所在琼山县。琼州开始出现，位于崖州的东南方向。唐天宝元年（742 年），海南岛的行政机构改名，其中，崖州改为珠崖郡，乾元元年

（758 年）复名崖州。唐贞元五年（789 年）十月，岭南节度使李复奏请置琼州都督府，崖州都督府遂废。海南岛的政治、军事中心从崖州移到琼州。

宋代，崖州移至琼南

到了宋代，崖州的位置上又发生变化。开宝四年（971 年），海南岛有琼州、崖州、儋州、万安州、振州。次年六月，废除海南岛北部的崖州，改振州为崖州，从此以后，崖州之名便从岛北移到了岛南。

海南岛南部的崖州，也曾几度改名。宋熙宁六年（1073 年）改崖州为珠崖军，宋政和七年（1117 年）珠崖军改名吉阳军。元代沿袭宋制。明洪武元年（1368 年），改吉阳军为崖州。清代建置沿用明代，并于清末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升崖州为直隶州。民国元年（1912 年），撤销崖州，改名崖县，崖州之名成为历史。

崖州名称从儋州、海口到三亚的变迁，既反映海南行政区划的变革，又彰显崖州治所在海南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地位。继承崖州“衣钵”的三亚市，曾是隋朝谯国夫人冯洗氏的“汤沐邑”所在地。崖州的设立，始于冯洗氏，兜兜转转，最后又移到洗夫人曾经的封地，历史发生了惊人的巧合。

最后的崖州——三亚，是海南岛古人类“落笔洞人”的生活之地，也是唐代鉴真和尚漂流登岸和传道讲经之所，这里沉淀了灿烂的历史文化。



唐朝宰相李德裕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贬所在今天的海口市。图为海口五公祠内的李德裕雕像。

本报记者 陈耿 摄

宋萃摹《东坡笠屐图》

■ 马斗全

著名的《东坡笠屐图》（或名《坡仙笠屐图》），堪称海南历史和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物和千古佳话，一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相关介绍和讨论文章已多得不胜数，而清代学人宋萃也曾临摹《东坡笠屐图》，并且使之不再作为一家之收藏，而是用于号为善本的《施注苏诗》卷首，以便广为流传。而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宋萃所摹《东坡笠屐图》，如今却鲜为人知，众多谈论《东坡笠屐图》的文章，似乎均未提及。



《施注苏诗》卷首图为宋萃临摹的《东坡笠屐图》。 马斗全 提供

宋萃（1634 年—1713 年），字牧仲，号漫堂，清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人，诗人、学者、画家、文物收藏家，官至江苏巡抚，晚号西陂老人，东南文坛主盟者之一，著述甚丰。其实西陂老人最大的历史成就，是对苏轼诗集的贡献。

苏东坡诗，注本较多，其中最重要的注本，是南宋学者施元之注本，素来为世所重，人们习惯称为“施注”。至清代，经宋萃多年辛苦补注精写，并加上邵长蘅等订补，使“施注”更臻完美，而号为东坡诗最佳之本。宋萃补注东坡诗之辛苦与经过，此不赘述。临摹《东坡笠屐图》之事，宋萃在其《西陂类稿》卷二十八有详细记载：“予家藏绢本《东坡先生笠屐图》，当是元人笔，其上题曰：‘东坡一日谒黎子云，途中值雨，乃于农家假簪笠木屐，戴履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争吠。东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六百余年犹可想见。会予订补施注苏诗成，因樵其像于卷端，以识向往。盖康熙己卯六月二日也。”

樵，同“模”，亦即如今所云“临摹”。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上距苏东坡贬海南，已有 600 多年，所以宋萃感叹“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六百余年犹可想见”。

古来画或摹《东坡笠屐图》（或《坡仙笠屐图》）者，不胜枚举，为世所重者，主要为两种，皆摹北宋李公麟所作之图。李

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龙眠山人，一代言画家。因与苏东坡同时代且多有交往，所作图自然最为后世所重，惜其图皆已失传，如今只能看到他人所临摹者。

两种临摹图，一为宋末元初钱选所摹，上有明代宋濂题语，即儋州东坡书院载酒堂之图，系刘凤辉从惠州仿制回来镌刻，镶嵌于载酒堂内壁上。另一为明代书画家朱之蕃所摹，仍录原图上明代顾允成题语。宋萃临摹而用于所补注的施注苏诗集卷首者，与朱之蕃所摹同。仔细比较，两者几乎无差别，可见宋萃所摹亦甚精。朱之蕃所摹又有翁方纲题语，所以翁方纲题语开头即云：“此题所录龙眠画像，原题数语，宋牧仲刻于施注正同。”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朱之蕃所摹李公麟图，分明有“万历己未四月四日朱之蕃临”字样，宋萃怎么会认为是“元人笔”呢？由此推知，宋萃家所藏《东坡笠屐图》，或系朱之蕃另一临摹图，或真为元代哪位画家所摹，所摹还是李公麟之图。宋萃家藏绢本之图，已不知落于何处，幸赖《施注苏诗》集为留存宋萃所摹图。

朱之蕃所摹李公麟《东坡笠屐图》，后来曾归梁启超，今藏广东省博物馆。博物馆曾复制赠送儋州东坡书院。东坡书院如果能如刘凤辉一样，把此《东坡笠屐图》，甚至连《施注苏诗》卷首宋萃所摹图，也刻石陈列，让更多人看到，则幸甚。